

◇人物素描

◇昔日小景

清莲濯濯见如初

盛书刚

屈指算来,我与芜湖报社副刊有着30多年的缘分。打交道的第一人 是冯慧莲。我见报的第一篇散文和第三首诗作,都在芜湖日报副刊上,均蒙她不弃。后来几年发表的几首诗与几篇散文,也经她之手。冯慧莲退休前在晚报副刊发了搁笔声明。我读后,几分惋惜,几分惆怅。她小我三四岁,也依依惜别职业生涯了。

始终记得第一次见她的情景:起坐,请坐,端坐。在报社编辑室里,韶华正好的她,隔着桌子,面对面地与作者闲谈,谦和而恬静,从容而腼腆。初见印象:人如其名,“濯濯如清莲”。如果限用两个字,那就是:清秀。“一天清秀一溪云”。

1983年,在发表我的 小诗《心愿》之后,她给我来了信,约我见见面。我从大学毕业,分配到芜湖十二中任教两年。诗题原为“我是多么想”,冯慧莲改为“心愿”。《心愿》是我于1980年写给当时的对象、后来的内子的,见报后被一女 生看到,觉得好,抄在笔记本上。

新学期开学第一天,我在黑板上自我介绍,写出自己的名字。那个抄诗的女生,下课后拿着本子悄悄问我:“老师,你就是《心愿》的作者吗?”我一时赧颜。

初见中,我把这个桥段转述给冯编辑。她听罢,笑得红颊如荷。她还问道:“盛书强,是你什么人?”“我弟弟。”“一个刚,一个强。你们都爱写诗啊。”她接到过我们兄弟两人的投稿。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,我和书强的诗歌陆续在芜湖日报上发表,各自收获着兴奋。每发一首,都拿着给父母看,让他们分享。

唐代李益诗云:“问姓惊初见,称名忆旧容。”很多年后,大约在世纪之交,冯慧莲来市委党校县干班进修。其时,我调到党校从教已经十五年。课前,我在学员花名册中欣然看到“冯慧莲”的名

字,盼着与她重见,借以表达谢忱。课间休息,我走到靠窗第一排,径问坐在那儿的女学员:“听说报社冯慧莲副总编在这个班上……”正翻看笔记的中年女子抬首笑了,莲靥飞红,谦和地站起来:“我就是——我听了盛老师半天课了!”周围学员见状,一齐笑开了。这情景,酷似宋代张景修的《虞美人》:“春风曾见桃花面。重见胜初见。”

时间真是神剪,相对竟成陌路。而她,笑的神情、说的语态,顿时让我苏醒了初见的模样。

2010年8月6日,我应邀到报业集团四楼会议室,讲授专题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新闻媒体责任》。冯慧莲作为报业集团纪委书记,与集团老总们端坐在第一排。她依旧是谦和地听课,认真地记录。她身后坐着百余媒体人,济济一堂,鸦雀无声。

下课了,大家渐次离场。她微笑着走出座位,站着与我回忆过往,感叹沧桑。准备送我出门的集团总编辑刘光抱着双手,一旁打趣:“冯书记与盛教授这么熟啊?”冯慧莲的莲腮又红晕起来。

最近几年,微信普及了,沟通便捷了,我渐渐模糊了身份,以主人翁姿态,屡屡提出读报意见。古语云:“事君数斯辱矣,朋友数斯疏矣。”这是告诫人多栽花,少栽刺。我却积习难改,以“数”为乐。虚怀若谷的媒体笔杆子们,每每包容我的挑剔。从某种程度上说,他们也是“清莲濯濯”啊!

1987年9月24日《芜湖日报》曾发表拙文《须防“精神贿赂”》,我在全国首提“精神贿赂”这个概念。一两年后,全国性报刊上才见到此种提法,“首提者”冠以他名,我无力也无需抗争。该文投寄《芜湖日报》副刊,由冯慧莲编发。她实际上是“首提者”的推介人,独具慧眼。回首往事,我与芜湖报人交集的漫长时光,可师可友者,启我慧我者,不可指数。而渊源最久者,非慧心莲相的冯慧莲女士莫属。

船 坞

郭华悦

船坞,是旧时水乡的坐标。

水乡之地,沟壑纵横。交通不便的年代,很多时候都得靠船只。于是,水乡的村子里,船坞一座连一座,搭建在河道上。船坞多是毛竹搭建,稻草披盖。看着简朴,却另有一种疏朗的古风。船坞里,人与船只进进出出,甚至热闹。

小小的船坞,看似不起眼,却是水乡的枢纽。

夏日里,船坞是一处乘凉的好地方。上有稻草遮阳,下有流水潺潺。到船上的人,都会顺手捧个西瓜。就在船坞里,用手一劈,再往旁一掰,一人捧着一瓣西瓜,枕水而食。外头就算再酷热,船坞中俨然自成一方清凉天地。有归来的船只,上头的人在外头饱受酷热,一进船坞,热得受不了,干脆脱去上衣,往水里一跳,浑身的暑热顿时消退。船坞里,嬉笑戏水声,亦是夏日的一道美景。

冬天里的船坞,沉寂了,但船上常备有一壶热水,还有茶具。冬日的水上,自然是阴冷的。可旧时的水乡人家,在水上讨生活的不在少数。哪怕是冬天,也难得有空闲的时候。冷了的时候,把船往船坞里一开。坐下来,泡壶热茶。有稻草挡风,有热茶暖身。这船坞之中,俨然又是一片温暖的桃源。

船坞之中,有冬暖夏凉,也有浓浓的人情味儿。

想进城逛逛,又不想有舟车之劳,怎么办?很简单,在船坞里候着。看谁家外出,搭个顺路的便船。一路上,有人作伴,又无划桨之劳。水乡的人,勤劳质朴,今日你搭我的,明日我蹭你的船,有来有往,亦是乐事。

水乡人家,人与人之间,甚少有防备之心;村与村,亦是如此。每个村,都有几个船坞。一个个船坞,沿着河道,铺展开来。行远路的人,累了,就把船开进船坞,歇一歇,喝口茶。一路下来,船坞串起的水路,悠悠荡荡,人情浓浓。

◇流年碎影

合安公路

汪志国 文/图



合安公路安庆近郊路段

汽车驶出了市区,远离了喧嚣,映入眼帘的是路面宽60米双向六车大道,墨黑的沥青路面在阳光 下熠熠生辉,张扬着强劲与阳刚;醒目的标志标线、生机勃勃的绿化隔离带将道路装扮得分外美丽,显示着脱俗和高雅。窗外,一望无垠的田野上,泥土的芳香和丰收的气息弥漫在车厢内,让人愉悦。

合安公路安庆段一级路经过改造后,不仅行驶舒适度大幅提升,而且避开了集镇路段,线型顺畅了,回家的路越来越近了,城乡的差距也越来越小了。我打开车载音乐,韩红那充满草原味道的声音,让我也看到了一条神奇的“天路”铺在回乡的途中——这条路,多少代人盼了多少年,这也曾是我多少年来萦绕在心里的一个梦!

合安公路始建于1933年,是一条简易通行的土路,时通时阻。直到1955年才铺筑泥结碎石路面,四级路标准,路面宽度3米左右,是安庆区域内第一条晴雨通车公路。

在我的记忆中,1970年代中期的合安公路不过是路面宽15米的渣油路,经常出现坑槽。每天,我都要和小伙伴经过这条路去村部上小学,一路上荡漾着我们无忧无虑的笑声。放学后,我会牵着老黄牛,顺着公路两旁的水沟放牧,那鲜嫩的水草总是让老牛吃得嗷嗷叫。炎炎夏日,我会和小伙伴跑到公路上,闻闻那特殊的渣油味,踩踩那晒软的路面,听听凉鞋底和路面粘

连的滋滋声,别提多开心。那时公路上车辆很少,偶尔会有一辆解放牌卡车从这条路上疾驰而过,那好闻的汽油味曾经给了我多少惊叹与憧憬,我翘首凝望,希望能再见一辆,让那滚滚的车轮带着我的梦一起飞到远方。

1990年代的第一个开学季,我终于走出了农门,要到省城合肥读书了。父亲背上被絮和行李,和我走到2公里外的车站去搭乘长途客

车,一路上,父亲不厌其烦地告诉我要在省城好好学习,踏踏实实走好未来的路。虽然我一直在应和着父亲的话,但我的心绪早已飞到省城,想象着城里的宽广大马路,想象着城里的美好生活……130多公里的路程,客车颠簸了4个小时才到站,心中的激动早已晕头转向,那诱人的汽油味也令我不断作呕,无法想象我第一次远行的心境反差竟是如此之大。

四年的省城学习,让我看到了城乡的差距,也让我真实地感受到了家乡道路的变化。合安公路改造为二级路,路面宽度也达到20米左右,日交通流量已经从1980年代的1500车次上升到4500车次左右,该路也被省政府评为第一条省级文明公路。

结束了求学历程,我也从一个懵懂少年成长为有抱负的青年,我被分配到公路部门工作。在到单位报到的路上,我又看到了合安公路改建的热火朝天场面,这次要将渣油路面改为经久耐用的水泥混凝土路面,路面宽度达到25米左右。

旧梦就这样一点一点地变成了现实。是的,新的梦就在不远的前方,成长是一条没有终点的路,成长的“终点”对于我就像海平线,当你触手可及时,却发现仍在遥远的远方,那样神秘未知,但它仍一直是我前进的动力。

满月升起来了,一地的好月光,我和父亲漫步在合安公路的人行道上,看着和父亲不断打招呼的周边村民,我很惊讶于他们饭后都出来溜达了。父亲兴奋地说:“以前哪敢在公路上散步,那很危险,现在的一级路不仅路面宽,而且行车道和人行道用绿化带分开了,很安全,在路上走走权当锻炼身体。”父亲又语重心长地说:“现在国家发展越来越好,道路越修越宽广,你是公路人,你不仅要走好自己的路,还要为公路的发展多做一点贡献,前方,还有更长的路在等着你。”